


曲论集

关德栋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曲论集

关德栋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中所收集的都是作者几年来关于俗文学的研究论著，现在经过整理后作为专集出版。其中有些资料目前已很难得到，如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等，即表现了古代民间文艺创作的才思与技巧；有些是考证俗文学作品中用字命名的来源，有些是属于俗文学方面的版本目录的提要。这些作品，都可供俗文学研究者、爱好者的参考。

曲 艺 论 集

关 德 栋 著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625 字数131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6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372 定价：0.60元

目 次

略說“变”字的来源	1
《丑女緣起》故事的根据	5
变文目	8
宝卷漫录	19
一 《螳螂做亲宝卷》	19
二 《菱花鏡宝卷》	21
三 《梨花宝卷》	24
四 《双金花宝卷》	31
* * *	
李桂玉的《榴花梦》	40
張采芝	47
关于《番合釧》鼓詞“攢十字”中的曲目	50
胡氏編著《彈詞目》訂补	53
聊齋俗曲偶記	76
一 聊齋俗曲簡目	76
二 关于《学究自嘲》	80
三 讀《禳妬咒》曲	82
記滿汉语混合的子弟书《螃蟹段儿》	86
《升官图》跋	123

現存罗松窗、韓小窗子弟书目	127
“太平年”鼓詞四种	140
一 《白宝柱借当》	141
二 《李方巧得妻》	142
三 《双妻傳》	144
四 《綉鞋記》	146
談“落花”	151
“散花”源流及其他	154
附录 “落花”商兌(黃芝岡)	165
关于“三仗鼓”	168
* *	
关于“十二时”	169
再記“十二时”	171
馮梦龙輯集的《挂枝儿》	175
《风月梦》中的俗曲	182
《时調小书并譜》	186
小曲小記	190
一 “重头”曲体的“挂枝儿”	190
二 “金紐絲”	194
三 “十和諧”与“十六不諧”	198
四 “小曲联套”《三国五更》	199
五 《湖絲十怨命》山歌	201
六 《割韭菜》	204
重版后記	206

略說“变”字的来源

“变文”命名的来源問題，大約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說法：

一、郑振鐸先生說^①：

象“变相”一样，所謂“变文”之“变”，当是指“变更”了佛經的本文而成为“俗讲”之意。（变相是变“佛經”为图相之意——原注。）后来“变文”成了一个“专称”，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經之故事了。（或簡称为“变”——原注。）

二、长泽規矩也說^②：

变文据說原来是指曼荼罗的銘文。

三、周一良先生說^③：

我觉得这个“变”字似非中华固有，当是翻譯梵語。……梵語有 *citra* 一字，作画解，又有 *different, various, strange, wonderful* 等义（*Sir Monier-Williams: Sanskrit-English Dictionary* ——原注）。我疑心“变”字的原語，也許就是 *citra*。（此字有彩繪之意。法显《佛国記》記变现也說“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，状若生人”，《全唐文》卷 350 李白有《金銀泥画西方淨土变相贊》。495 权德輿《画西方变贊》也說“彩繪”。也許所謂变相原指彩繪？但《酉阳杂俎續集》5 云：“吳道玄白画地獄变”，是非彩画亦可名变矣。——原注。）

① 見郑著《中国俗文学史》上册 190 頁。

② 見《东洋文化史大系》《隋唐之盛世》卷。

③ 見周文《讀唐代俗讲考》《大公报》《图书周刊》第 6 期。

此外，尚有“变文之渊源于南朝清商旧乐”^①的說法，周文已曾略为駁正，可不論。上刊三种，我以为意見都只有一部分可取处，且不甚圓滿。我觉得“变相”、“变文”的“变”字的来源是这样：

一、“变文”的“变”字就是“变相”的“变”字；

二、“变相”就是“曼荼罗”；

三、“变相”的“变”字就是翻譯梵語 maṇḍala 一字的略語。

其中(一)可无問題。关于(二)“变相”就是“曼荼罗”一点，所謂“曼荼罗”^②据慧琳《一切經音义》10云：“漫荼罗无正翻。义說云圣众集会处也。即念誦坛場也。”《大日經疏》云：“十方世界微尘数大悲万行波罗蜜門如华藏。三乘六道无量应身犹如根莖条叶发輝相間。以如是众德輪圓周备故，名漫荼罗也。”其“輪圓周备”，即指賢圣之身形或言語，或持物或誓愿等而言，故通常称曼荼罗者为图画^③。因此，图示佛所說《法华經》灵山之一会者，名“法华曼荼罗”；准于《观无量寿經》所說之图画，名“观經曼荼罗”（即“淨土曼荼罗”）；图画佛入灭时之一会者（即涅槃象）名“涅槃曼荼罗”。此外更有图諸尊极乐地獄之“曼荼罗”等。同时也有“变相”的名称，象《毗奈耶杂事》17云：“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画之，并画少多地獄变”；《观想法門》云：“画造淨土庄严变”；及《西方要訣》云：“造西方弥

① 見《唐代俗讲考》第五《俗讲文学起源試探》，載《文史杂志》第3卷第9、10期合刊。

② 梵語 maṇḍala 或譯作漫荼罗，曼陀罗，滿荼邏，漫怛罗，曼拏罗等。或略云曼拏，曼荼等。

③ “变相”密教化的通称。关于“变相”的密教化，參見公元712年菩提流支譯《不空索罗神变真言經》卷15。

陀象变”等。其含义，据佛教中一般的说法是：“一、变动也，画极乐或地獄种种动相，故曰变相；二、转变其形相，写此之义也。又转变本质为画图相也。”^① 这说法似乎就是郑先生的根据。可惜并没有人说出这“变”字除了“转变”的意义外，并且是由梵語的音譯而来。

曼荼罗是梵語 *maṇḍala* 字的音譯。变相的“变”字，就是“曼”字的一音之轉。

“曼”字的古音是 *muan*，“变”字的古音是 *pian*。“m”与“p”都是属于双唇音，对轉或极为可能。且在西域語有，蒙古語中亦为常見，即可作一旁证。如蒙古語“乞卜察黑”(*qibcaq*)之作“欽察”(*qimcaq*)；*tabgac* 变作 *tamgac* 就是一例 (*b, p* 均为双唇閉鎖声，在蒙古語中常相混)。

所以“变”字的原語是梵語 *maṇḍala* 总比是 *citra* 合理的多。因为“变”的古音接近 *man* 而不接近 *ci*，何况在字义上讲，*maṇḍala* 也比 *citra* 合适的多呢？

《隋书經籍志》卷3《馬槩譜》一卷下注云：“梁有《騎馬都格》一卷，《騎馬变图》一卷。”同卷又有“《九宫变图》一卷”。“变图”二字的讀音据周文說“变图或者也当連讀”，假若是真的，它与曼荼罗略云的“曼荼”讀音的相近，一望可知，更足可证明“变”字的原語是 *maṇḍala* 了。

【补記】

(一)“变相”較早的記載，見梁《高僧傳》卷6《慧远傳》：“秦主姚兴

^① 見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2966頁“变相”条。

欽其明德，贈以龟茲国細縷杂变象，以伸款心。”“象”与“相”同，“变相”艺术至少在东晋时西域諸国已經盛行；据日人大谷光瑞于新疆地区的发掘品看，其中有題作大晋年号的“观經曼陀罗”断片，足证此种艺术实导源于中亚。至于七世紀的善导曾画极乐变相三百鋪，只不过是承其流波而已（參見戴子規著《善导大师与淨土艺术》，刊《学艺杂志》第17卷第3号）。

（二）“变相”与“变文”相結合的切密关系，近来学者研究已有定論。詳見金維諾著《祇园記图与变文》，刊《文物参考資料》1958年第11期。

（三）“曼”与“变”的音韵关系，于佛經譯音中 b' 与 m 相通的譯例，可作佐证。如：lumbinī 譯“流弥尼”亦譯作“嵐毗尼”（見《一切經音义》商务丛书集成本頁29），āmra 譯“庵沒罗”，亦譯作“庵婆罗”（同上書頁359）；“毗”“婆”古讀 b' 声母字，“弥”“沒”古讀 m 声母字。唐五代汉藏对音的文件中，也有类似这样的現象，罗常培先生认为这是汉语方言中讀“曼”“弥”“沒”等字为 mb 声母的反映（見所著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頁17, 142, 143），更可作相通音理上的解釋了。

《丑女緣起》故事的根据

在《敦煌掇瑣》(刘半农先生編)里面，第一次給我們介紹了一篇比較完整的“緣起”——《丑女緣起》。

“緣起”是一种韵散兼刊的“变文”引子，所以在其內容方面也与“变文”一样，多采取佛經里面的故事。所不相同的就是偏重于簡短的或有趣味的而已。“变文”里还有一些写佛教以外故事的东西，在“緣起”里是沒有的；由这一点看，我們也可以說“变文”是“緣起”的演出。

《丑女緣起》是取材于一个簡短而有趣的佛經故事，主要内容是說：釋迦牟尼在世之日，度脫波斯匿王丑女金剛一事。这个故事的来源，曾見于三部經典里面(都是初期的譯經)：

- 一、《撰集百緣經》卷8《波斯匿王丑女緣》。吳月支优婆塞支謙譯(支謙的譯經时期約为公元222年至253年)。
- 二、《杂宝藏經》卷2《波斯匿王丑女賴提緣》。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(約于公元460年)。
- 三、《賢愚經》卷2《波斯匿王女金剛品》。元魏凉州沙門慧觉等在高昌譯(与慧觉同譯此經者有曇学、威得等，时为公元445年)。

这三种經中的叙述，大致都是相同的，但我們以“緣起”的內容与这三种比較一下，可以知道“緣起”的叙写是根据《賢愚經》《波斯匿王女金剛品》。在这三种經中比較叙写长一点的也是

这一品，所以故事比較詳細。尤其是內中說明了丑女的名字“波闍罗，晋言金剛”，最可看出是“緣起”藍本的地方(《杂宝藏經》虽說“名曰賴提”但未注名汉譯)，因为在“緣起”里提到丑女曾說“金光丑女年成长”，“金光”当是“金剛”之訛。在“緣起”叙述里最大的变动，是把关于降生为丑女的因緣分开放在了全篇的开始与結尾；在佛經則是轉丑为妍以后，“波斯匿王跪白佛言：不审此女宿殖何福，乃生豪貴富乐之家？复造何咎，受丑陋形，皮毛粗强，剧如畜生？”然后佛对波斯匿王等人开示，說明了她的前世。这种改变的叙述，是把重心偏到前边，也就是着重了劝善。

关于“緣起”与諸經略有出入的地方有几点：

“緣起”在叙述遣嫁的时候，“新妇出見王郎，口緣面貌不得。彩女嬪妃左右拥，前头掌扇鬧芬芳。金与玉滿头装，錦綉罗衣馥鼻香。王郎才見公主面，唬来魂胆飞颺。于是王郎既被唬倒，左右宫人扶起以水洒面。”这是敷衍故事著重趣味的地方，佛經沒有。

在“經文”里面曾說(引《賢愚經》原文，其他二經意同而字句稍异)：

王郎以女妻彼貧人，为起宮殿，舍宅門閤令有七重。王勅女夫，自捉戶钥，若欲出行，而自閉之，我女丑惡，世所未有，勿令外人睹見面狀，常牢門戶，幽閉在內。

这是“緣起”未曾叙述的地方。

再有駙馬与大臣往还的一个穿插，“經文”比較复杂，《賢愚經》云(撰集《百緣經》与此略同)：

与諸豪族共为讌会，月月为更。会同之时，夫妇俱詣。男女杂会，共相娱乐。諸人来会悉皆将妇。唯彼大臣，恒常独詣。众人疑怪，彼人妇者，倘能端政，輝赫曜絕；或能极丑，不可显现，是以彼人故不将来。今当設計往观彼妇，即各同心，密共相語，以酒劝之，令其醉臥，解放門钥，便令五人往至其家开其門戶。……

以下即叙述丑女遙求如来，更容比貌事。（“緣起”意与經合）然后：

时彼五人，开户入內，見妇端政殊特少双。自相謂言，我怪此人将来往，其妇端政，乃至如是。观睹已竟，还閉門戶，較其戶钥，还彼人所繫著本带。其人醒悟，会罢至家。……

其夫人欲务見她容貌改易之私，叙述“緣起”与經意合。这一部分在《杂宝藏經》里沒有那末复杂而且不同：

有諸長者子，共为亲友，飲，游戏。每于会日，諸长子妇皆来集会。唯此王女，独自不来。于是諸人共作耍言，后日更会，仰将妇来，有不来者，重譴財物。遂复作会，貧长者子，犹故如前，不将妇来。諸人便共重加譴罰，貧长子敬受其罰。諸人已复共作耍言，明日更会，不将妇来，复当重罰。如是被罰乃至二三，亦不将来詣于会所。貧长子后到家中，語其妇言：我数坐汝为人所罰。妇言何故？夫言：諸人有耍，飲会之日，尽仰持妇詣于会所，我被王勅，不听将汝以示外人，故数复罰。妇聞此語，甚大慰愧，深自悼慨，尽夜念佛。

总之，由“緣起”与經文的对讀，可知“緣起”是以《賢愚經》为主要根据而演述的故事。它的写成时代約在五世紀末。

【附記】“緣起”一名的来源，实与佛經中“××××緣”有关，可能是因襲而来。

变文目

《唐代俗讲考》(《文史杂志》3卷第9、10期合刊)一文的末后,曾將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列成目录,作为“附录二”,实在給我們不少方便。近来讀書又見到若干条可作补充,为了自己研究方便,曾与該目合在一起重抄一过。現把这一类的作品,分作“押座文”、“緣記”与“变文”三組(如此分的理由,他日另論),每目除注明度藏处、公刊处外,如学者于該目撰有論著,亦为注明。自己見聞甚少,疏漏必多,尙祈专家多为指正。⊖

一 押座文

一、八相押座文

倫敦 S.2440 收入: 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类; 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127; 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23。

二、降魔变神押座文

巴黎 P.2187 收入: ①傅芸子《俗文学研究讲义》(据日人那波利貞抄本逐录); 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64; 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344。此卷前題作“降魔变神押座文”,后題作:“破魔变一卷”,实为《破魔变文》开端的“押座文”。《文艺复兴》《中国

⊖ 本文整理时曾根据近刊周紹良編《敦煌变文汇录》、王重民等編《敦煌变文集》、王重民著《敦煌古籍叙录》訂补。

文学研究号》，拙作有《降魔变押座文与目連緣起》一文。

倫敦 S.3491，見②，載《功应意生天緣》《破魔变文》前。

三、維摩經押座文

倫敦 S.2440 (兩本)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類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《敦煌变文匯錄》頁 23；④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29。

巴黎 P.3210, P.2122, 見④。

倫敦 S.1441, 見④。

四、溫室經讲唱押座文

倫敦 S.2440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類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傅芸子《俗文学研究讲义》；④《敦煌变文匯錄》頁 93；⑤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33。《支那佛敎史學》第 1 号傅芸子著有《敦煌本溫室經讲唱押座文跋》一文，此文又收入《白川集》及《北大文学》第 1 輯。

巴黎 P.3210。

五、三身押座文

倫敦 S.2440 收入：①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卷 85《古逸部》“押座文”類；②《鳴沙余韻》；③《敦煌变文匯錄》頁 211；④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27。

六、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

倫敦 S.7 收入：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35。董康著《书舶庸談》卷 4 有《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跋》一文。

倫敦 S.3728, 見前。

巴黎 P.3361, 見前。

七、左街僧录大师押座文

倫敦 S.3728 收入：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0。

八、失題押座文

倫敦 S.4474 收入：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3。

巴黎 P.2044 收入：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842，日人仓石武四郎《写在目連变文之介紹》（見《北新》第 3 卷 4 号）中曾引。

二 緣 起

九、丑女緣起

巴黎 P.3048 收入：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8；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43；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87。《艺文》第 3 卷第 2 期，傅芸子著有《丑女緣起与賢愚經金剛品》一文；《俗文学》第 10 期拙作有《丑女緣起故事的根据》一文（此文已收入本书）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81。

巴黎 P.3592, P.2945。

倫敦 S.4511, S.2114。

一〇、目連緣起

巴黎 P.2193 收入：①傅芸子《俗文学研究讲义》（据日人岡崎文夫抄本逐录）；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193；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01。参見目二。

一一、欢喜国王緣

上海文管会藏收入：①《敦煌零拾》；②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772。《国学論丛》第 1 卷第 2 号陈寅恪著有《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》一文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75。

巴黎 P. 3357, 見②。

一二、善財入法界緣起抄

巴黎, 編号不明。

三 变 文

一三、舜子至孝变文

巴黎 P. 2721 收入: 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11; ②《世界文庫》第 12 冊; ③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281; ④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129。董康著《书舶庸談》卷 2 有《舜子至孝变文跋》一文。

倫敦 S. 4654。

一四、董永变文

倫敦 S. 2204 收入: ①《沙州文录补遺》; ②《董永沉香合集》頁 5; 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109。《图书季刊》新 2 卷 3 期有《敦煌本董永变文跋》一文, 又《俗文学》第 3 期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58。

一五、王昭君变文

巴黎 P. 2553 收入: 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13; ②《敦煌遺书》第 1 集; ③《世界文庫》第 12 冊; ④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385; ⑤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98。《民俗》第 27、28 合期容肇祖著有《唐写本明妃傳殘卷跋》一文, 又收于《迷信与傳說》; 董康著《书舶庸談》卷 1 有《昭君变文跋》一文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50。

一六、張淮深变文

巴黎 P. 3451 收入: ①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405; ②《敦煌变

文集》頁 121。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3 分孙楷第著有《敦煌写本張淮深变文跋》一文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63。

一七、張义潮变文

巴黎 P. 2962 收入：①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12；②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399；③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114。《图书副刊》第 145 期孙楷第著有《敦煌写本張义潮变文跋》一文，又見《图书季刊》第 3 卷 3 期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62。

一八、季布罵陣詞文

巴黎 P. 3697 收入：①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339；②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51。

巴黎 P. 2747, P. 2648, P. 3386, 均見②，以上三本并收入《敦煌掇瑣》上輯瑣 5、瑣 6、瑣 7。前北平研究院《史学集刊》第三期吳世昌著有《敦煌卷子季布罵陣詞文考釋》一文。

巴黎 P. 3197, 見②并印入《支那学》第 6 卷 2 号。

倫敦 S. 5440, 見②, 并收入《敦煌零拾》。

倫敦 S. 2056, S. 5439, S. 5441。

《北平图书馆館刊》第 10 卷 1 号有《敦煌本捉季布傳文》一文；《文史周刊》第六十四期王庆菽著有《季布歌考证》一文；《文史哲》第 1 卷 3 期馮沅君著有《季布罵陣詞文补校》。《敦煌古籍叙录》頁 340。

一九、王陵变

巴黎, P. 3627a, P. 3627b, P. 3867 收入：①《敦煌变文汇录》頁 359；②《敦煌变文集》頁 36。《俗文学》第 8 期、第 9 期